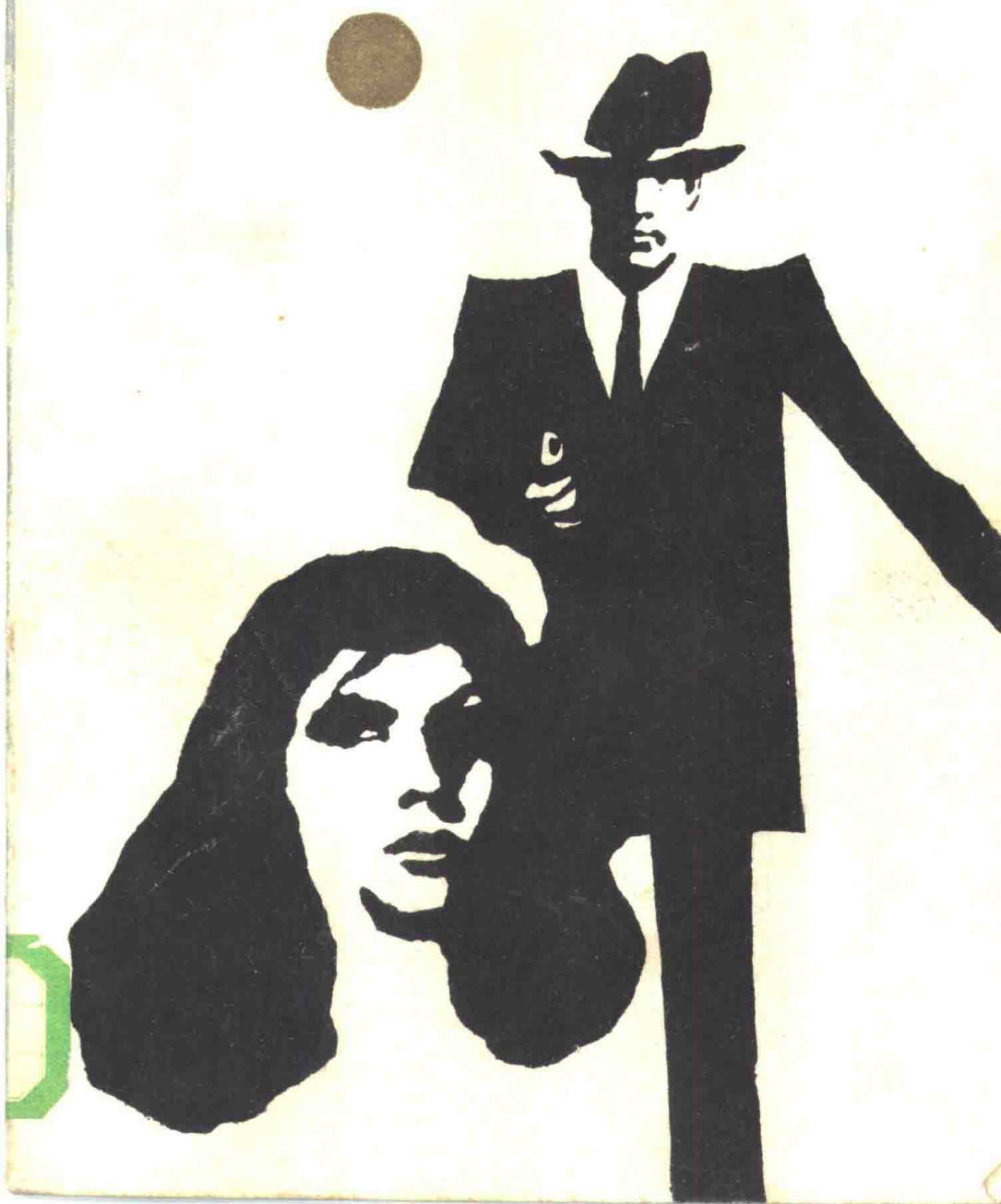


赴美历险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



赴美历险记

苏 泽 祥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揭露美国华人黑社会罪恶的小说。

知识青年林岩的奶奶从美国捎信来要他去美国继承一笔数目庞大的财产，但林岩刚离开祖国便进入了被人暗中布下的圈套，而这布圈套的人竟是林岩奶奶的亲弟弟、美籍华人黑社会头目段玉波。段玉波为了得到这笔财产，对林岩使用了美人计，绑架、暗杀等种种迫害手段，但林岩奶奶的义妹夏雪花用计谋营救了他。就在夏雪花运用计谋要一网打尽段玉波及其帮后人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小说题材新颖，故事曲折惊险，情节错综复杂。刻画了夏雪花、林岩、段婧、段玉波，格里夫探长，台湾青年关天明以及律师麦先生等人物，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思想，爱情、追求、向往和忧乐，使得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性。通过他们之间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反映了美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以及美籍华人黑社会的种种罪恶。小说在艺术表现和风格上，具有显著的特色。

赴美历险记

苏泽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01/4 插页2 字数196,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

书号：10151·831

定价：1.50 元

目 录

引子.....	1
一 新东京国际航空港.....	13
二 飞往西雅图.....	24
三 李月梅.....	35
四 面试.....	45
五 华盛顿湖边的小洋房.....	56
六 “段老太太”.....	71
七 金钱饭馆.....	81
八 梦.....	92
九 关天明	103
十 高速路上	114
十一 段墙	126
十二 五十万美元	136
十三 雪白的菊花	148
十四 摔角	160
十五 淘金梦	174

十六	白兰花	187
十七	暗室香火	198
十八	凤美如春	210
十九	随风飘去	223
二十	响尾蛇	233
二十一	馅	245
二十二	仙人柱	257
二十三	乐园	265
二十四	残月	280
二十五	血，又一次染红了手帕	293
二十六	律师	308
尾声		322

引 子

啊，加利福尼亚，
那里是我的天地，
背上淘金盆，
我直奔萨克拉门托。^①

——加州淘金民谣

1854年6月2日下午4时的旧金山。

“蓝宝石”当铺前面排了长长的一队人。

他们都是风尘扑扑的海外移民，为淘金来到了加利福尼亚。经过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海上旅行，刚下轮船就来到了这里。他们还没有看到淘金地，更不曾淘得一粒金沙或一块金锭，却要先在这里把身上仅有的一点贵重物品送进当铺的窗口，换取几张可怜的绿票子，去付移民税和置办必要的淘金用具。当铺以极低的价格收进他们的金银

^① 萨克拉门托，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城市，“淘金热”发祥地之一。

首饰，店铺却以高得吓人的价格卖给他们淘金用具——简单的鹤嘴镐头和筛子。

雨后的烈日把湿气蒸出了大地、尽管有阵阵吹来的海风，空气仍是粘粘的、湿湿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汗涔涔的。他们肤色不同、话言不同、装束不同，然而却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们盯着当铺的窗口，低声哼哼着，艰难地向前移动着。

忽然间，就象一阵清凉的海风吹过当铺门前，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把脸扭向右边，朝着码头方向。那边走来了一对墨西哥青年男女，男青年身材不高，肤色黧黑，除眉宇间那股剽悍神情之外并无其它引人注目之处，而他身边那小巧玲珑的女子却抓住了每个人的眼睛。海水和海风同样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却丝毫不损于她那出众的美貌，反而给她增添了几分妩媚。黑头发、黑眼睛、匀称的脸形、恰到好处的鼻子和嘴巴，再加上她那窈窕的身材，顿时把每个人都征服了。即使在他们站到队尾之后，仍有不少人回头看她。

“呵，罗丝塔！我太耽心了……”男青年两手扶着女子的肩头，低声说。

“怎么了，亲爱的休昆？”

“你太美了！看那么多人在注意你。”

“这又有什么呢？一会儿到了当铺窗口，他们也许会多给一点钱呢！”罗丝塔举起手中的玉镯，回头看着休昆。

休昆摇摇头说，“我不该把你带来。这里已经不是我们的土地了！”①

“噉，亲爱的！不管到哪里，我都是你的。淘到金子之后我们就回去结婚。”

休昆压低了声音说，“听我的，罗丝塔！我们马上离开这个城市。今晚我就去偷一匹快马，我们直奔淘金地……”

“哦，休昆！你答应过我的，不能再去干坏事……”

当铺的窗口本来只有三个人收货，一个人付款，但当罗丝塔出现时，里面又多了四个。一共是八个。

“好馋人的小姐呵……”

“一颗黑宝石！”

“说不定还是颗红宝石呢，呢？”

……

在一阵淫猥的嘻笑声中，罗丝塔果然比别人多拿了几张绿票子。

旧金山的夜，黑沉沉的。

在一个偏僻而又昏暗的街头，两把尖刀逼住了正依偎在一起昏睡的一对墨西哥情人。

刀尖对着休昆的胸口，他被迫举手依墙而立。罗丝塔在

① 加利福尼亚原是墨西哥的一部分。一八四八年，美国用一千五百万美元从墨西哥买来了今日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以及怀俄明、柯罗拉多、阿里佐尼和新墨西哥州的一部分。

泥土地上被剥光了衣服……

先是七个……最后是持刀的一个……

十七岁的罗丝塔，一朵未绽开的玫瑰。

休昆没有叫喊，也没有眼泪。他抱起罗丝塔，来到旧金山海湾。海水连着墨西哥，也许海底的洋流能把罗丝塔送回家去……

连续八天，旧金山街头每天都会出现一具喉管被割断、全身被剥烂、只有脑袋还完整的尸体。

可是休昆的怒火并未平息……

1854年7月20日：

五年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威利峡谷，如今成了沸腾的淘金者宿营地。每到夜晚，宿营地的篝火与铁匠炉炉火交相辉映，使加州灿烂的星空黯然失色。

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支马队飞驰而来。他们在橡树干上留下一张布告，然后又一阵风似地消失在树林中。

“警察马队！”有人惊叫了一声。

篝火边上的人们骚动起来，铁匠炉边的大锤停了下来。人们举起松木火把，纷纷走到了橡树下。他们几乎全部是华人。站在最前面的是身材高大的广东人首领林飞雄和香港人首领、瘦小而又灵活的段阿南。

通 缉 令

墨西哥大盗休昆在旧金山杀害了二十七名白

人之后又纠集了一帮墨西哥匪徒奔向淘金地。他们袭击了警察站，抢得枪支武器，并已经洗劫了几处淘金营地。他们总是用一个方式杀人——切断喉管……

当一名懂英文的华人读到这里时，段阿南哈哈一笑，“早听说了！白人罪有应得……”

“还是听听下文吧。”林飞雄说。

……休昆不仅对白人下手，而且也对有色人种开刀，在瓦尔科诺淘金地，八名中国人的帐篷被围住，财物被劫掠一空，八名中国人的辫子被分别系在橡树上，喉管全被割了一刀……

橡树下出现了死一般的沉静。人们恐惧的目光纷纷投向站在前面的两位首领。

楞了一会儿，段阿南故作轻松地笑道：“别听大老美吓唬人！我听人说过，休昆发过誓，说他唯一的仇敌是白人，而所有的有色人种都是他的朋友和兄弟……”

“唔，段兄，我们不能马虎大意！”林飞雄打断了他，“休昆来淘金地就是为了抢金子。杀人杀红了眼，他可就不管你皮肤的颜色了。”

“林先生，”段阿南冷笑道：“我看不必庸人自扰，还是继续谈我们之间的事吧。不管怎么说，我们香港人先来到了这个地方，这淘金地的界限嘛——当然也应由我们

说了算！”

“段兄，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分香港人和广东人了！咱们都是广东人，都是中国人。你们空着的地方，我们不去，别人也会去。休昆更不会理会这些，我们可都是留辫子的呵！”

林飞雄的话使在场的不少人都下意识地摸了摸脑后的小辫子。这父母留下的东西可不是为了给人家提供割喉管的便利的。

段阿南察觉到林飞雄的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不由又气又恼：“林先生，别用休昆来赚我们的便宜！他不是还没来吗？就是来了，我们三百多个香港人也不会伸着脖子让他割喉管。倒是你们这百八十个广东人……”

“广东人又怎么了？别看我们人少，对付休昆却会比你们有办法！”说话人是林飞雄的妻子白兰花。她分娩不久，怀抱着婴儿，头上缠着灰布，然而却还是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

“男人们的事，你不要多嘴！”林飞雄对她喝道。

段阿南却借机发作道，“照尊夫人的意思，我们是要较量一番了？”

橡树下出现了一阵骚动。林飞雄正欲开口，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却使他停住了。

夜深沉，山风吹过，篝火闪动。四周是黑沉沉的橡树林。马蹄声听去格外清晰。想到通缉令上的内容，人们不寒而栗，有人竟下意识地叫了起来：

“休昆来了！”

来者不是休昆，而是一个留辫子的兄弟。他气喘吁吁地跳下湿漉漉的马背，高声叫道：“客家的林首领在哪里？”

林飞雄迎上前去，说：“我就是林飞雄！”

那人从身上取出一个被汗水润湿的信封，双手递给林飞雄，然后跪倒在地，哭诉道：“兄弟是死人谷淘金地唯一的幸存者。那里的三十九名弟兄都被休昆杀害了，宿营地也被放火烧掉了！兄弟赶到旧金山华人会求救。华人会一致推举林首领担当起翦除休昆重任，并致函一封。兄弟星夜兼程赶到这里，望首领能施展本领，为被害的弟兄们报仇，为我的三个哥哥雪恨！”说完，他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林飞雄和段阿南把他扶了起来。然后，林飞雄在火把下拆开了信封。

“统统切断了喉管，休昆好毒呵！”看完信后，林飞雄自言自语道。

“他们还在死人谷附近。”送信人说，“受华人会嘱托，我给首领带来了旧金山最好的座骑。望首领不辞辛劳，迅速动身，为加州华人除去这一祸害！”

“只要我能找到他！”林飞雄点点头，又对段阿南说，“段兄，危险临近了。兄弟离开的这些天，还希望对弟兄们多加招待，同时也要小心休昆的偷袭。”

在这种场合下，段阿南只好点点头说：“好说，好

说！”

林飞雄又嘱咐了白兰花几句，然后就带上利刃和短枪，骑上送信人带来的黑马，连夜离开了威利峡谷。

1854年7月25日

无论是休昆突袭的危险还是林飞雄临走时的话，都没有真正打动段阿南和白兰花。林飞雄离开的第二天，他们就为划分淘金地界限发生了口角，然后就是一场小小的殴斗。白兰花用石子伤了两个香港人。

“现在就打显得我段某人不够意思。给你们五天的准备时间，然后咱们在谷底平地上见！”段阿南向白兰花下了口头战书。

其后的几天里，威利峡谷的淘金活动完全停止了。铁匠铺内打造的也不再是淘金用的镐头和铁铲，而是各种奇形怪状的中国兵器——刀枪剑戟！

两个地方的人分别在段阿南和白兰花的指挥下，按老祖宗留下的阵法演兵排阵。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休昆从来不讲阵法，一贯在夜间突袭。

中午时分，太阳直上直下地照射着威利峡谷谷底。小溪干涸了，花岗岩和碎石散发着烤人的热气。四百来名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短衫的黄种人排着整齐的阵列，在百米见方的空地上走来走去。

谷底两侧的漫坡上围了二千多名看热闹的白人。不仅威利峡谷，其它地方的人也都闻讯赶来了，戴筒帽的绅士，

穿长裙的小姐，破衣烂衫的淘金汉，高声叫卖的小贩，念念有词的教堂牧师纷纷涌来观看这场在太平洋彼岸延续了几千年、而在北美大陆却是第一次出现的斗阵。

黄色的脸上滚动着油粒似的汗珠，握淘金铲的双手舞动着刀枪棍棒。他们身上的土布衫在日晒和水洗之下早已失去了原有的颜色。他们脚上的布鞋在砂石砾岩的磨擦下都露出了脚板、绽开了窟窿。

头顶上是烤人的烈日，脚底下是锋利滚烫的碎石，周围是观阵的白人，对面是自己的同胞——仇敌。他们身着家乡的衣衫，操着同样的口音，执着在他乡打制的杀人武器，摇晃着自出娘胎以来就留着的大辫子，走来走去地演阵。面对面时他们舞动着兵器互相恫吓，背对背时扯开嗓门高声叫骂。

未曾开战，空地上已留下斑斑血迹。锋利滚烫的砾石……

机械的走步使观众们渐渐失去了兴趣。一个留小胡子的瑞典人掏出左轮，对空放了两枪。

“中国人，快开战！”

喊声未落，观众里的另一个人也举起了手枪。枪响了，瑞典人应声倒地。

“并不是我同情中国人，而是他太残酷、太不必要了！”那人收起枪，冷冷地说。

在一夜之间就能使人暴富的淘金地，人命还不如蚁命。没人再去注意脑壳迸裂的瑞典小胡子，因为谷底的中

国人终于杀到了一起。

数量上占劣势的广东人虽然英勇善战，然而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了，不久就被对方冲破阵势，分割成了几段。

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在谷底回响。铁器的碰撞声响成一片，然而却没有枪声。战前双方早有约定，不使用火器，要用祖先留下的真功夫见个高低。

刀光剑影之中，已经有几个广东人倒下了。斗阵马上就要变成一场失去理性的屠杀！

就在这个时候，一匹黑马箭似地冲出北面山坡的橡树林。马上的骑手左手提着一个红包袱，右手连连朝空中放枪，并高喊着，“住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林飞雄！林头回来了！”处于危急关头的广东人为之一振，兴奋地看着飞驰而来的首领。

香港人也住了手。人们的目光都射向黑马和马上的骑手，谷底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一种使人更加紧张不安的平静。

林飞雄在乱军阵前勒住马，抬起左手晃动着手中的包袱叫道，“兄弟们，托祖宗的福，我……”

突然之间，林飞雄似乎发现了什么，还未及挪动身子，枪声响了。一颗飞弹从阵中射来，正中他的前胸。他在马背上晃了几下，左手的包袱滚落尘埃，右手的手枪在颤抖中抬起，瞄向乱阵之中。但胸口喷出的鲜血却使他的上身失去了平衡。手枪落地，人也摔了下来。

黑马一声长嘶，脱缰而去。

广东人愤怒了，不顾一切地杀向香港人。惶惑中的香港人再也无法整顿阵容，退潮般地败了下去。

当广东人回到他们首领身边时，白兰花正怀抱婴儿跪在林飞雄身边痛泣。

白兰花的左手按着林飞雄的胸口，手和胸口之间是一条本为白色、此时却被鲜血浸透了的绣花手绢。她凝视着林飞雄那被林中枝梢和山间岩石划出道道伤痕的脸，哀哀欲绝。

林飞雄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弥留之际，他的嘴唇动了动，吐出了一个微弱的“段”字。

白兰花把婴儿放在地上，嚯地站起身，甩出了手中的一块鹅卵石：

“段阿南，你这个放冷枪的败类！”

话音未落，石子已击中几十步开外的一棵橡树树干。石子并未弹回，而是嵌进了树干里。

血浸的手绢仍粘在林飞雄的胸口上，绣在手绢上的几朵白兰花呈现出暗红色。血渐渐凝固了，手绢也变硬了。白兰花揭下手绢，塞进胸襟内，当她去归拢那僵硬的手臂时，发现丈夫的左手指向不远处的红包袱。

包袱被打开了。人们惊叫着后退。

那里面是一颗人头。

人头所眼睛大睁着，肤色黧黑的面孔上仍是一副剽悍、威风凛凛的雄姿。

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白人对这个面孔简直太熟悉

了。他们每天都会在报纸上或通缉令上看到它。

“休昆！”广东人喊着，围着他们首领的尸体纷纷而跪。

“休昆！”观战的白人叫着，纷纷向空中鸣枪，向剪除休昆的英雄致哀。